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西遊記
第七十九回 尋洞擒妖逢老壽 當朝正主救嬰兒

卻說那錦衣官把假唐僧扯出館驛，與羽林軍圍圍繞繞，直至朝門外，對黃門官言：「我等已請唐僧到此，煩為轉奏。」黃門官急進朝，依言奏上昏君，遂請進去。眾官都在階下跪拜，惟假唐僧挺立階心，口中高叫：「比丘王，請我貧僧何說？」君王笑道：「朕得一疾，纏綿日久不愈。幸國丈賜得一方，藥餌俱已完備，只少一味引子。特請長老，求些藥引。若得病愈，與長老修建祠堂，四時奉祭，永為傳國之香火。」假唐僧道：「我乃出家人，隻身至此，不知陛下問國丈要甚東西作引？」昏君道：「特求長老的心肝。」假唐僧道：「不瞞陛下說，心便有幾個兒，不知要的甚麼色樣？」那國丈在傍指定道：「那和尚，要你的黑心。」假唐僧道：「既如此，快取刀來，剖開胸腹，若有黑心，謹當奉命。」那昏君歡喜相謝，即著當駕官取一把牛耳短刀，遞與假僧。假僧接刀在手，解開衣服，挺起胸膛，將左手抹腹，右手持刀，唵喇的響一聲，把肚皮剖開，那裡頭就骨都都的滾出一堆心來。謊得文官失色，武將身麻。國丈在殿上見了道：「這是個多心的和尚。」假僧將那些心，血淋淋的一個個檢開與眾觀看，卻都是些紅心、白心、黃心、慳貪心、利名心、嫉妒心、計較心、好勝心、望高心、侮慢心、殺害心、狠毒心、恐怖心、謹慎心、邪妄心、無名隱暗之心、種種不善之心，更無一個黑心。那昏君謊得呆呆掙掙，口不能言，戰兢兢的教：「收了去，收了去。」那假唐僧忍耐不住，收了法心，現出本相，對昏君道：「陛下全無眼力。我和尚家都是一片好心，惟你這國丈是個黑心，好做藥引。你不信，等我替你取他的出來看看。」那國丈聽見，急睜睛仔細觀看，見那和尚變了面皮，不是那般模樣。咦！

認得當年孫大聖，五百年前舊有名。

卻抽身，騰雲就起，被行者翻筋斗，跳在空中喝道：「那裡走？吃吾一棒。」那國丈即使蟠龍拐杖來迎。他兩個在半空中這場好殺：

如意棒，蟠龍拐，虛空一片雲鬚鬚。原來國丈是妖精，故將怪女稱嬌色。國王貪歡病染身，妖邪要把兒童宰。相逢大聖顯神通，捉怪救人將難解。鐵棒當頭著實兇，拐棍迎來堪喝采。殺得那滿天霧氣暗城池，城裡人家都失色。文武多官魂魄飛，嬪妃繡女容顏改。謊得那比丘昏主亂身藏，戰戰兢兢沒佈擺。棒起猶如虎出山，拐掄卻似龍離海。今番大鬧比丘國，致令邪正分明白。

那妖精與行者苦戰二萬餘合，蟠龍拐抵不住金箍棒，虛幌了一拐，將身化作一道寒光，落入皇宮內院，把進貢的妖后帶出宮門，並化寒光，不知去向。

大聖按落雲頭，到了宮殿下，對多官道：「你們的好國丈啊！」多官一齊禮拜，感謝神僧。行者道：「且休拜，且去看你那昏主何在？」多官道：「我主見爭戰時，驚恐潛藏，不知向那座宮中去也。」行者即命：「快尋，莫被美后拐去。」多官聽言，不分內外，同行者先奔美后宫，漠然無蹤，連美后也通不見了。正宮、東宮、西宮、六院，概眾后妃，都來拜謝大聖。大聖道：「且請起，不到謝處哩。且去尋你主公。」少時，見四五個太監攙著那昏君，自護身殿後面而來。眾臣俯伏在地，齊聲啟奏道：「主公，主公，感得神僧到此，辨明真假。那國丈乃是個妖邪，連美后亦不見矣。」國王聞言，即請行者出皇宮，到寶殿，拜謝了，道：「長老，你早間來的模樣那般俊偉，這時如何就改了形容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不瞞陛下說，早間來者，是我師父，乃唐朝御弟三藏。我是他徒弟孫悟空，還有兩個師弟豬悟能、沙悟淨，見在金亭館驛。因知你信了妖言，要取我師父心肝做藥引，是老孫變作師父模樣，特來此降妖也。」那國王聞說，即傳旨著閣下太宰快去驛中請師眾來朝。

那三藏聽見行者現了相，在空中降妖，嚇得魂飛魄散。幸有八戒、沙僧護持，他又臉上戴著一片子臊泥。正悶悶不快，只聽得人叫道：「法師，我等乃比丘國王差來的閣下太宰，特請入朝謝恩也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師父，莫怕，莫怕。這不是又請你取心，想是師兄得勝，請你酬謝哩。」三藏道：「雖是得勝來請，但我這個臊臉，怎麼見人？」八戒道：「沒奈何，我們且去見了師兄，自有解釋。」真個那長老無計，只得跟著八戒、沙僧，挑著擔，牽著馬，同去驛庭之上。那太宰見了，害怕道：「爺爺呀！這都像似妖頭怪腦之類。」沙僧道：「朝士休怪醜陋，我等乃是生成的遺體。若我師父，來見了我師兄，他就俊了。」

他三人與眾來朝，不待宣召，直至殿下。行者看見，即轉身下殿，迎著面，把師父的泥臉子抓下，吹口仙氣，叫：「變！」那唐僧即時復了原身，精神愈覺爽利。國王下殿親迎，口稱：「法師老佛。」師徒們將馬拴住，都上殿來相見。行者道：「陛下可知那怪來自何方？等老孫去與你一併擒來，剪除後患。」三宮六院、諸嬪群妃都在那翡翠屏後；聽見行者說剪除後患，也不避內外男女之嫌，一齊出來拜告道：「萬望神僧老佛大施法力，斬草除根，把他剪除盡絕，誠為莫大之恩，自當重報。」行者忙忙答禮，只教國王說他住居。國王含羞告道：「三年前他到時，朕曾問他。他說離城不遠，只在向南去七百里路，有一座柳林坡清華莊上。國丈年老無兒，止後妻生一女，年方十六，不曾配人，願進與朕。朕因愛那女，遂納了，寵幸在宮。不期得疾，太醫屢藥無功。他說：『我有仙方，止用小兒心煎湯為引。』是朕不才，輕信其言，遂選民間小兒，選定今日午時開刀取心。不料神僧下降，恰恰又遇龍兒都不見了。他就說神僧世修真，元陽未泄，得其心，比小兒心更加萬倍。一時誤犯，不知神僧識透妖魔。敢望廣施大法，剪其後患，朕以傾國之資酬謝。」行者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籠中小兒，是我師慈悲，著我藏了。你且休提甚麼資財相謝，待我捉了妖怪，是我的功行。」叫：「八戒，跟我去來。」八戒道：「謹依兄命。但只是腹中空虛，不好著力。」國王即傳旨，教光祿寺快辦齋供。不一時齋到。八戒盡飽一餐，抖擻精神，隨行者駕雲而起。謊得那國王、妃后並文武多官，一個個朝空禮拜，都道：「是真仙真佛降臨凡也。」

那大聖攜著八戒，徑到南方七百里之地，住下風雲，找尋妖處。但只見一股清溪，兩邊夾岸，岸上有千千萬萬的楊柳，更不知清華莊在於何處。正是那：

萬頃野田觀不盡，千堤煙柳隱無蹤。

孫大聖尋覓不著，即捻訣，念一聲「唵」字真言，拘出一個當方土地，戰兢兢近前跪下叫道：「大聖，柳林坡土地叩頭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休怕，我不打你。我問你：柳林坡有個清華莊，在於何方？」土地道：「此間有個清華洞，不曾有個清華莊。小神知道了，大聖想是自比丘國來的？」行者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比丘國王被一個妖精哄了，是老孫到那廟，識得是妖怪，當時戰退那怪，化一道寒光，不知去向。及問比丘王，他說三年前進美女時，曾問其由，怪言居住城南七百里柳林坡清華莊。適尋到此，只見柳林坡，不見清華莊，是以問你。」土地叩頭道：「望大聖恕罪。比丘王亦我地之主也，小神理當鑒察。奈何妖精神威法大，如我泄漏他事，就來欺凌，故此未獲。大聖今來，只去那南岸九叉頭一顆楊樹根下，左轉三轉，右轉三轉，用兩手齊撲樹上，連叫三聲『開門』，即現清華洞府。」

大聖聞言，即令土地回去，與八戒跳過溪來，尋那顆楊樹。果然有九條叉枝，總在一顆根上。行者吩咐八戒：「你且遠遠的站定，待我叫開門，尋著那怪，趕將出來，你卻接應。」八戒聞命，即離樹有半里遠近立下。這大聖依土地之言，繞樹根，左轉三轉，右轉三轉，雙手齊撲其樹，叫：「開門，開門。」霎時間，一聲響亮，唵喇喇的門開兩扇，更不見樹的蹤跡。那裡邊光明霞采，亦無人煙。行者趁神威，撞將進去，但見那裡好個去處：

煙霞晃亮，日月偷明。白雲常出洞，翠蘚亂漫庭。一徑奇花爭豔麗，遍階瑤草鬥芳榮。溫暖氣，景常春，渾如閬苑，不亞蓬瀛。滑凳攀長蔓，平橋掛亂藤。蜂啣紅蕊來巖窟，蝶戲幽蘭過石屏。

行者急拽步，行近前邊細看，見石屏上有四個大字：「清華仙府」。他忍不住，跳過石屏看處，只見那老怪懷中摟著個美女，喘噓噓的，正講比丘國事，齊聲叫道：「好機會來，三年事，今日得完，被那猴頭破了。」行者跑近身，掣棒高叫道：「我把你這夥毛團！甚麼『好機會』？吃我一棒。」那老怪丟了美人，掙起蟠龍拐，急架相迎。他兩個在洞前，這場好殺，比前又甚不同：

棒舉迸金光，拐掄兇氣發。那怪道：「你無知敢進我門來。」行者道：「我有意降妖怪。」那怪道：「我戀國主你無干，怎的欺心來展抹？」行者道：「僧修政教本慈悲，不忍兒童活見殺。」語去言來各恨仇，棒迎拐架當心扎。促損琪花為顧生，踢破翠苔因把滑。只殺得那洞中霞采欽光明，崖上芳菲俱掩壓。兵兵驚得鳥難飛，吆喝嚇得美人散。只存老怪與猴王，呼呼捲地狂風刮。看看殺出洞門來，又撞悟能獸性發。

原來八戒在外邊，聽見他們裡面嚷鬧，激得他心癢難撓，掣釘鉞，把一顆九叉楊樹鉞倒，使鉞築了幾下，築得那鮮血直冒，嚶嚶的似乎有聲。他道：「這顆樹成了精也，這顆樹成了精也。」八戒舉鉞，又正築處，只見行者引怪出來。那獸子不打話，趕上前，舉鉞就築。那老怪戰行者已是難敵，見八戒鉞來，愈覺心慌，敗了陣，將身一幌，化道寒光，徑投東走。他兩個決不放鬆，向東趕來。

正當喊殺之際，又聞得鸞鶴聲鳴，祥光縹緲。舉目視之，乃南極老人星也。那老人把寒光罩住，叫道：「大聖慢來，天蓬休趕，老道在此施禮哩。」行者即答禮道：「壽星兄弟，那裡來？」八戒笑道：「肉頭老兒罩住寒光，必定捉住妖怪了。」壽星陪笑道：「在這裡，在這裡。望二公饒他命罷。」行者道：「老怪不與老弟相干，為何來說人情？」壽星笑道：「他是我的一副腳力，不意走將來，成此妖怪。」行者道：「既是老弟之物，只教他現出本相來看看。」壽星聞言，即把寒光放出，喝道：「孽畜！快現本相，饒你死罪。」那怪打個轉身，原來是隻白鹿。壽星拿起拐杖道：「這孽畜，連我的拐棒也偷來也。」那隻鹿俯伏在地，口不能言，只管叩頭滴淚。但見他：

一身如玉簡斑斑，兩角參差七又彎。
幾度饑時尋藥圃，有朝渴處飲雲潺。
年深學得飛騰法，日久修成變化顏。
今見主人呼喚處，現身抵耳伏塵寰。

壽星謝了行者，就跨鹿而行。被行者一把扯住道：「老弟，且慢走，還有兩件事未完哩。」壽星道：「還有甚麼未完之事？」行者道：「還有美人未獲，不知是個甚麼怪物；還要同到比丘城見那昏君，現相回旨也。」壽星道：「既這等說，我且寧耐。你與天蓬下洞擒捉那美人來，同去現相可也。」行者道：「老弟略等等兒，我們去了就來。」

那八戒抖擻精神，隨行者徑入清華仙府，吶聲喊，叫：「拿妖精，拿妖精！」那美人戰戰兢兢，正自難逃，又聽得喊聲大振，即轉石屏之內，又沒個後門出頭。被八戒喝聲：「那裡走？我把你這個哄漢子的臊精，看鉞。」那美人手中又無兵器，不能迎敵，將身一閃，化道寒光，往外就走。被大聖抵住寒光，乒乒一棒。那怪立不住腳，倒在塵埃，現了本相，原來是一個白面狐狸。獸子忍不住手，舉鉞照頭一築。可憐把那個傾城傾國千般笑，化作毛團狐狸形。行者叫道：「莫打爛他，且留他此身去見昏君。」

那獸子不嫌穢污，一把揪住尾子，拖拖扯扯，跟隨行者出得門來。只見那壽星老兒手摸著鹿頭罵道：「好孽畜啊，你怎麼背主逃去，在此成精？若不是我來，孫大聖定打死你了。」行者跳出來道：「老弟說甚麼？」壽星道：「我囑鹿哩，我囑鹿哩。」八戒將個死狐狸攢在鹿的面前道：「這可是你的女兒麼？」那鹿點頭嘆腦，伸著嘴，聞他幾聞，呦呦發聲，似有眷戀不捨之意。被壽星劈頭撲了一掌道：「孽畜！你得命足矣，又聞他怎的？」即解下勒袍腰帶，把鹿扣住頸項，牽將起來，道：「大聖，我和你比丘國相見去也。」行者道：「且住，索性把這邊都掃個乾淨，庶免他年復生妖孽。」

八戒聞言，舉鉞將柳樹亂築。行者又念聲「唵」字真言，依然掏出當方土地，叫：「尋些枯柴，點起烈火，與你這方消除妖患，以免欺凌。」那土地即轉身，陰風颯颯，帥起陰兵，搬取了些迎霜草、秋青草、蓼節草、山蕊草、蕷蒿柴、龍骨柴、蘆荻柴，都是隔年乾透的枯焦之物，見火如同油膩一般。行者叫：「八戒，不必築樹，但得此物填塞洞裡，放起火來，燒得個乾淨。」火一起，果然把一座清華妖怪宅，燒作火池坑。

這裡才喝退土地，同壽星牽著鹿，拖著狐狸，一齊回到殿前，對國王道：「這是你的美后，與他婁子兒麼？」那國王膽戰心驚。又只見孫大聖引著壽星，牽著白鹿，都到殿前，誑得那國裡君臣妃后一齊下拜。行者近前，攙住國王，笑道：「且休拜我。這鹿兒卻是國丈，你只拜他便是。」那國王羞愧無地，只道：「感謝神僧救我一國小兒，真天恩也。」即傳旨，教光祿寺安排素宴，大開東閣，請南極老人與唐僧四眾，共坐謝恩。三藏拜見了壽星，沙僧亦以禮見。都問道：「白鹿既是老壽星之物，如何得到此間為害？」壽星笑道：「前者，東華帝君過我荒山，我留坐著棋，一局未終，這孽畜走了。及客去尋他不見，我因屈指一算，知他走在此處，特來尋他，正遇著孫大聖施威。若果來遲，此畜休矣。」

敘不了，只見報道：「宴已完備。」好素宴：

五彩盈門，異香滿座。桌掛繡緯生錦豔，地鋪紅毯晃霞光。寶鴨內，沉檀香裊；御筵前，蔬品香馨。看盤高果砌樓臺，龍纏斗糖擺走獸。鴛鴦錠，獅仙糖，似模似樣；鸚鵡杯，鸞鷲杓，如相如形。席前果品般般盛，案上齋殺件件精。魁圓繭栗，鮮荔枝子。棗兒柿餅味甘甜，松子葡萄香膩酒。幾般蜜食，數品蒸酥。油炸糖澆，花團錦砌。金盤高壘大饅饅，銀碗滿盛香稻飯。辣燻燻湯水粉條長，香噴噴相連添換美。說不盡蘑菇、木耳、嫩筍、黃精，□香素菜，百味珍饈。往來綽摸不曾停，進退諸般皆盛設。

當時敘了坐次：壽星首席，長老次席，國王前席，行者、八戒、沙僧側席。傍又有兩三個大師相陪左右。即命教坊司動樂。國王擎著紫霞杯，一一奉酒。惟唐僧不飲。八戒向行者道：「師兄，果子讓你，湯飯等須請讓我受用受用。」那獸子不分好歹，一齊亂上，但來的吃個精空。

一席筵宴已畢，壽星告辭。那國王又近前跪拜壽星，求祛病延年之法。壽星笑道：「我因尋鹿，未帶丹藥。欲傳你修養之方，你又筋衰神敗，不能還丹。我這衣袖中只有三個棗兒，是與東華帝君獻茶的，我未曾吃，今送你罷。」國王吞之，漸覺身輕病退。後得長生者，皆原於此。八戒看見，就叫道：「老壽，有火棗，送我幾個吃吃。」壽星道：「未曾帶得，待改日我送你幾斤。」遂出了東閣，道了謝意，將白鹿一聲喝起，飛跨背上，踏雲而去。這朝中君王妃后、城中黎庶居民，各各焚香禮拜不題。

三藏叫：「徒弟，收拾辭王。」那國王又苦留求教。行者道：「陛下，從此色欲少貪，陰功多積，凡百事將長補短，自足以祛病延年，就是教也。」遂拿出兩盤散金碎銀，奉為路費。唐僧堅辭，分文不受。國王無已，命擺鑿駕，請唐僧端坐鳳輦龍車，王與嬪后，俱推輪轉轂，方送出朝。六街三市，百姓群黎，亦皆盪添淨水，爐焚真香，又送出城。

忽聽得半空中一聲風響，路兩邊落下一千一百一□一個鵝籠，內有小兒啼哭，暗中有原護的城隍、土地、社令、真官、五方揭諦、四值功曹、六丁六甲、護教伽藍等眾，應聲高叫道：「大聖，我等前蒙吩咐，攝去小兒鵝籠，今知大聖功成起行，一一送來也。」那國王妃后與一應臣民，又俱下拜。行者望空道：「有勞列位，請各歸祠，我著民間祭祀謝你。」呼呼淅淅，陰風又起而退。

行者叫城裡人家來認領小兒。當時傳播，俱來各認出籠中之兒，歡歡喜喜，抱出叫哥哥，叫肉兒，跳的跳，笑和笑，都叫：「扯住唐朝爺爺，到我家奉謝救兒之恩。」無大無小，若男若女，都不怕他相貌之醜，擡著豬八戒，扛著沙和尚，頂著孫大聖，擡著唐三藏，牽著馬，挑著擔，一擁回城。那國王也不能禁止。這家也開宴，那家也設席。請不及的，或做僧帽、僧鞋、褊衫、布襪，裡裡外外，大小衣裳，都來相送。如此盤桓，將有個月，才得離城。又有傳下影神，立起牌位，頂禮焚香供養。這才是：

陰功高疊恩山重，救活千千萬萬人。

畢竟不知向後又有甚麼事體，且聽下回分解。